乐山日报 3版
校对：郑国耀 2015年8月16日 星期日
海棠 HAITANG
数字报网址：http://www.lsrbs.net
责任编辑：杨心平 编辑：宋亚娟 美编：赵径

八小时漫长归家路

■张国权（91岁）

归心似箭，我轻车熟路地返回海棠垮的城墙下。1939年上半年，为防空袭疏散市民的需要，政府在海棠垮的城墙上搭建有一上一下各3米宽4米长的木板吊桥，以此连接南北通道。得益于此，我快速途经吊桥回到城内。此时已是下午5点，劫后重逢，家人见我离家8个钟头平安回家悲喜交集，尤其奶奶，一把抱着我大哭起来。

新中国成立前至上世纪90年代初乐山旧城改造时，我家居住在水西门上城门靠右的临街位置。父亲那时在经营“永和祥号”的油米杂粮铺，1939年8月19日遭受“大轰炸”后，遂改铺名“永兴昌号”油米山货铺。而父亲也由原名张大可改名张永兴，寓意永远兴旺。

我出生于1924年6月8日，1939年7月由乐山县立小学的44班毕业（校址位于草堂寺，现为草堂高中）。提及乐山“跑警报”，最早是1938年10月，最晚是1945年7月。在这7年中，每年少则跑几次，多时跑十多次。特别是日本投降前的两个月，乐山人晚上跑警报也有五六次。其中印象最深的是1945年7月23日，那天正逢我结婚之日。晚上一轮明月透亮，约9点来钟，又闻警报声。我一只手提皮箱，一只手拖上新娘就朝进德幼稚园（现白塔街幼儿园）的防空洞跑，一直熬到约11点才疲倦回家。

乐山第一次遭到日本飞机轰炸是1939年8月19日，在这之前的16、17、18日，乐山城已连续发出了3天的警报声，虽有惊无险，但使得一部分市民对跑警报已致身心困乏。到了第四天即8月19日，估计不会再跑警报了，故父亲叫我赶紧去报考乐山县立中学（旧称“县男中”，校址位于里仁街张爷庙。解放后改名乐山第三中学，现为乐山市第一职业高级中学）。父命难违之下，我带上5个铜元的报名费，于上午9点步行到校。当天的太阳特别火辣，走到高北门，穿过百米长的油榨街就到了平江门的罗汉码头，倒是无拘无束地下河洗澡。虽出门在外，少了父母在身边的提醒，但心头想，等洗到日当头就上岸，然后买点东西吃，再慢腾腾到校也不迟。

时至约11点半，先是“预报警报”拉响，当初还不以为意，仍游兴不减。但一刻多钟后“空袭警报”拉响，心里一怔，不敢懈怠立马上岸，边跑边穿衣沿着平江门往承宣门方向跑，很快就到了兴发街。见有的市民提箱裹被、扶老携幼向嘉乐门城外跑，我想，城里人都往城外跑，唯独我要朝城内跑？不可冒险！又一想，何不就近去母校避险呢？

主意打定，我由兴发街直奔珠市塘（今作洙泗塘）。就在这时“紧急警报”拉响，我三步并作两步飞快地跑过草堂寺街到达了“高小校”（我的母校）。然而警报后，四周一下子沉寂下来。突然，从学校办公室钻出一个30来岁的保安员，朝我大声吆喝：“你在看什么？紧急警报都响过了，你没有听到吗？刚才我又接到指挥部电话，飞机都临头了，还不赶快找地方躲去。”闻言，毛根竖起，掉头就往后操场跑（为防空袭，学校挖了几个防空洞，每洞可容50来人）。正当我跑至后操场的一半时，飞机的轰鸣声由南朝北铺天盖地地压来，我立刻就地趴下，按照童子军防空演习的要求，将脚底朝向飞机正面，身体呈俯卧状，用胳膊支撑胸部稍离地面，用手紧捂双耳，牙齿微微张开。敌机肆虐两三分钟之后，待机声渐远，我翻身起来又倒回着跑，在经过一排寝室时，见二寝室的小青瓦房顶被砸破一个大洞，走拢一看，却是一颗尚未爆炸的炸弹。

母校并非想象的安全之地。为尽快脱离险境，我再次选择返回跑向后操场的扭竿处（扭竿，即供学生锻炼用。为图省料，其另一头就直接搭在城墙上）。当我爬上扭竿的中段时，又闻飞机声，我立马在扭竿上停止，一来可减小目标，二来可用眼瞥视天边——在太阳光下，敌机呈银灰色，离地只好100多米高，呈一字梯队由北向南俯冲而过，正在用密密匝匝的机枪扫射。

在求生自救念头下，我通过扭竿爬到了城墙上。我缓了口气，下意识地向城内看了看，此时的乐山城临府河一带浓烟腾空，火焰连绵。我在城墙垛上平移几步，顺势吊上一棵黄葛树（虽处境危急，但我也不可能从丈余高的城墙往下跳），接着，再由黄葛树慢慢落地。

下树没几步，就遇到一块半亩的稻田（幸好，已是打完谷子的干田），我慌不择路踏过稻田。刚过稻田，不知从何方传出：飞机又回来了！闻声，我灵机一动跳进稻田旁的一条干水沟（仅容一人的宽度）。等风声一过，我从沟中起来，快速冲过一道10多米的洼地到了得胜门。见已有熙熙攘攘的十几个人在此避险：其中有头上盘着白布，面前拴白布围腰的厨子，还有“新又新科社”（当时的戏院位于肖公嘴会江门斜对面）的演员两男一女也在此，所不同的是，他们的脸上化了浓妆，身上穿的是长袍戏服，其中一个男演员还打着光脚。

鉴于得胜门与母校仅一墙之隔，加上发现母校有未爆炸炸弹的危情，思量此地仍不安全。随即我一鼓作气从得胜门爬上后山坡，到了海棠垮的城墙附近（现海棠路1号位置）。此时约午后一点来钟，我沿着出城人避险的路径，走到一岔道口（现新村街）的竹林处，忽见草丛边躺着一个不足20岁的少女，其胸脯还流着血，顿生恻隐之心，我连叫两声“喂，大姐”却见她动都不动一下，估计是在半个小时前被敌机扫射致命。最让人揪心的是，她手腕处还有一个只有8个月大的婴儿，一边哭闹，一边用手掀开妈妈的上衣找奶吃。我一时之间悲悯难受，眼泪止不住往外流。

随后，我又纵深北向，跌跌绊绊到了一处浓密林地才停步（大概是现人民南路“长城大厦”处）。在此避险将近3个小时，其间也曾听到“飞机来了”的传言，弄得人心神不安。至于天热加虫咬、饥饿加心悸自是难以言状……大概下午4点，见一架双翼的飞机由南朝北从头顶低空飞过（事后街坊称，此架飞机是专门跑来拍照的侦察机）。也就在这架飞机过境约半个小时，才听到“解除警报”声。这样下来，才见三三两两的避难市民从山丘的灌木丛中走出。

归心似箭，我轻车熟路地返回海棠垮的城墙下。1939年上半年，为防空袭疏散市民的需要，政府在海棠垮的城墙上搭建有一上一下各3米宽4米长的木板吊桥，以此连接南北通道。得益于此，我快速途经吊桥回到城内。此时已是下午5点，劫后重逢，家人见我离家8个钟头平安回家悲喜交集，尤其奶奶，一把抱着我大哭起来。

乐山“8·19”纪念广场　　本报记者 宋亚娟 摄

古城的眼泪

■李尊伯（93岁）

我进不去，只好回家，见母亲嫂嫂都平安归来，我才放了心。听嫂嫂讲：办喜事那家，新人接进门拜了堂送进洞房，正准备摆喜筵，突然爆炸声不断，地皮房屋都抖动起来，房顶上的瓦直往天井里飞，顿时满屋灰烟，房架也在咯咯作响。大家吓慌了，都往门外挤。挤出了大门谁也顾不上谁，嫂嫂扶着母亲回到家里，莫说喝喜酒，连水也没喝上一口。

我叫李尊伯，今年93岁，是“8·19”日机轰炸乐山的亲历者之一。当时我刚满16岁，是乐山县男中的学生。

乐山城被日机轰炸是1939年8月19日上午11时至12时之间。那天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，烈日当空。学校放了暑假，我住在任家坝家中，上午，在地里除草，弄得满身泥沙，于是到岷江河中洗澡。突然听到空袭警报响，毫不在意，继续洗澡。直到紧急警报响了，才上岸穿好衣服往家里走。走到家门口的一棵核桃树下，就听到空中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，接着看到一群日机不知多少，三架一组成人字形从头顶掠过，飞到乐山城上空。之后飞机变成一字形，飞得很低，接着就听到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和机枪的扫射声，连成一片，连地皮都在震动。不大一会工夫，只见乐山城内浓烟四起，火光冲天，房屋在垮塌，机枪在扫射，城内城外全被浓烟遮蔽，见不到一丝阳光，变得天昏地暗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由于我母亲、嫂嫂正在城内喝别人家的喜酒，还没回来，很为她们担心，我就跑到马草市渡口（今半边街对面）去探望。这时渡口很乱，一只接一只的船满载着城里人正往任家坝开，还没等船靠岸，人们就往水里跳，涉水上岸就四散奔跑，有的投亲靠友去了，无亲可投的，就找一棵桑树，在树下蹲着，或找一处山岩躲起来，一个个惊惶失措，恐慌之状实在无法形容。我为了寻找母亲，随船渡河。刚上半边街就见一股人流：有背包提箱的，有扶老携幼的，有的满手血污，都惊惶不安地往城外跑，不知听谁在喊“炸弹又爆了，炸死人啦，”人们马上往房檐下躲。接着城内又涌出一群人，边跑边喊：“不要进城，日机又来了！”躲在房檐下的人，马上又往城外跑。的确是日机飞来了，它是回头来拍照的，由于乐山无防空设施，拿它毫无办法，任它绕城拍照，过了好一阵才飞走。这时人人都像惊弓之鸟，见不得任何风吹草动。为了找母亲，我继续往前挤，好容易到了嘉乐门，城门口有人守着，不是城里人，准出不让进。我进不去，只好回家，见母亲嫂嫂都平安归来，我才放了心。听嫂嫂讲：办喜事那家，新人接进门拜了堂送进洞房，正准备摆喜筵，突然爆炸声不断，地皮房屋都抖动起来，房顶上的瓦直往天井里飞，顿时满屋灰烟，房架也在咯咯作响。大家吓慌了，都往门外挤。挤出了大门谁也顾不上谁，嫂嫂扶着母亲回到家里，莫说喝喜酒，连水也没喝上一口。

第二天，城内仍在灭火、清理尸体，进不去。第三天总算进了城，一看真惨：土桥街、玉堂街炸成了平地，有几处还在冒烟；东大街、铁牛门炸得稀烂，瓦砾遍地，焦木成堆；较场坝、箱箱街烧个精光，哪还有个街的样子。一座繁华、热闹、古色古香的乐山城顷刻变成了废墟。我从废墟走过，瓦砾堆下烧焦的尸体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恶臭，未烧烬的焦木堆旁是运走尸体后留下的斑斑血迹，惨不忍睹。踏着瓦砾走到乐山公园，见正中的大礼堂房顶炸了个大洞，墙塌了，没有燃烧，地面还看见抬走尸体后留下的几处血污。水池边一棵紫荆花树上还挂着一只满是血污的断手，真是凄惨！我们几个随着运尸的木板车来到较场坝，听几个幸存者在讲：较场坝的莫大娘，由于腿脚不灵便，听到飞机声、机枪响，就慌慌张张往家里的一口大水缸里钻。房屋被炸，房架压在缸上，莫大娘逃不出来，被闷死在缸里，连骨架都被煮散。有人还亲眼看到箱箱街有十多人被烈火围困无法逃出，外面的人也无法施救，眼看他们来回奔跑、呼救，最后在惨叫声中被活活烧死。有人还目睹东大街奔跑的人群，在日机机枪扫射下，成串倒下，在弹片的呼啸声中有不少的人被炸死炸伤，横尸遍地，血流成河。而邓染房全家七口被炸死烧死了六口，只剩下老板娘受了重伤。我又往回走到了土桥街，见成群的人有的在挖寻遗物，有的在寻找亲人的尸骨，呼儿叫女，哭爹喊娘。据清理火场的人讲：在这里抬走的许多尸体都是全家死光，无人收尸的，一共有好几十家。一家姓曾的，全家七口被烧焦了，埋在瓦砾堆里被挖出来抱成一团，怎么也分不开，只好装进一口铁饭锅里抬走了。这时跑来一个学生模样的少女，满脸泪痕，急冲冲地跑来，一头扑倒在地哭喊爹娘，哭得死去活来，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流泪。还有个老大娘，她家6个人被炸死了3个，哭喊着：“让我去死，死后我要变成鬼去找日本人算账！”

回家后第五天，去看一个同学，据他讲：乐山城被炸那天，他在肖公庙看戏。戏还在唱，有人跑进来说，拉紧急警报了！唱戏的连妆也来不及卸，脸也顾不上擦，就往戏院后门肖公嘴城墙上跑，观众都拼命往戏院门外挤。刚出戏院门，一声巨响，把人都震倒在地，墙也炸塌了。只见河岸上还躺着好几个人。一个个满脸乌黑，有的伤了手，有的划破了头，有个妇女用双手搂着肚子，连肠子都露了出来。后来，听我家附近一家干菜商人张金荣讲，乐山城被炸那天，他在河街店铺里记账。听到空袭警报响，才同店里的一个伙计往家里跑，因身体胖，累得气喘吁吁，实在跑不动，就找到一家有地窖的地方去躲。伙计进窖里去了，他胖进不去，就蹲在窖口，很不舒服，也不安全，就叫伙计走。伙计不肯走，他只好一个人走。刚走到嘉乐门就听到连声巨响，回头一看，有好几处在冒烟，机枪也在响，吓得浑身发抖，赶紧往家里跑，累得浑身是汗总算回到了家。后来一打听，他那个伙计连同窖里的十多个人全部被闷死在地窖里，个个衣服被撕破，身体被抓伤，面目全非十分凄惨。

隔了很久之后，又听到白塔街一个幸存者讲：“8·19”当天，他在玉堂街玉园喝茶。听到炸弹爆炸他才往外跑，一阵机枪扫射，跑在前面的好几个人都应声倒下了，吓得他连忙趴在地上。这时弹片呼啸，血肉横飞，后面又燃起了大火，他们几个幸存者赶紧从地上爬起来，拼命地往县街跑，一口气跑到了水西门，实在太累了，就都停下来喘口气。他们中间有个年青人，发现自己手上有血，脸上也在滴血，用手去摸满头都是鲜血，吓得顿时瘫了下去，叫喊起来：“我的头被炸破了，活不成了，救命！”几个好心人扶他去了仁济医院，见医院门口也挤满了受伤的人。有手足受伤的，有头部出血的，都在不断呻吟。他一到就喊医生“救命。”人们见他伤重又在头上，就让他先治。护士扶他进去清洗伤口，发现他并没有受伤。护士说，你叫得那么凶，伤着哪里了？他似乎也清醒过来，连忙站起来，低着头，很不好意思地走了。在场的人都说他是吓昏了，吓得连路都走不动了，真是让人哭笑不得。

【诗丛】

记忆深处的控诉

■陈华

苍天有记忆，大地有记忆
依然能记起1939年8月19日
日本飞机在乐山城上空
投下的一组组暴戾

四组36架，呈“品”字形编队
始终在我头上轰鸣和俯冲
于是，黑烟腾起，烈火腾起
死亡的悲哀与惨烈也腾起

炸弹撕裂了乐山人心存菩提的胸膛
炸弹撕裂了乐山城赤手空拳的民居
倒下了“西南大后方”远离战场的传说
倒下了“海棠香国”世外桃源的记忆
于是站起来一个国家、
一个民族、一个地区……

七十六年过去了，滴血的浓烟
依然弥漫在我心头，无法散去
屈死的冤魂
依然在地底痉挛着灵魂和身躯
面对不能正视自己，却要强行
通过“安保相关法案”的国家
于是，我诉，我诉……
并在控诉中增加许许多多的警惕

“8·19”一个未曾亲历者的独白

■陈亮

1937年啊，鬼子就进了中原……
这熟悉的歌谣来自《小兵张嘎》
当年还未出生的我，后来
从影视剧中看到日寇制造的血腥
烧杀抢掠无所不做

每年的“8·19”
是个神圣而庄严的日子
警报声刺耳地拉响
振动着我的耳膜，原来
仙山福地的嘉州
也曾遭受过日寇的无情践踏

铁血悲歌多壮志，壮士出征驿山河
乐山当年的勇士们
成了出川的壮士
他们化悲痛为力量
成为一颗颗保家卫国的螺丝钉
长途跋涉 浴血奋战
英雄的足迹淌血
英雄的眼泪潸然
只为
还我美丽的河山

又是一个“8·19”
在这个特别的日子
我们用鲜花和回忆祭奠
76年前那些远去的魂灵
大声告诉他们
我们并没有忘记
我们等待、守候，然后出发，征讨
民间诉讼团在没有硝烟的战场
再次吹响集结号

沁园春·嘉州

■罗彬

古城嘉州，三江交汇，九峰环抱，观凌云巨佛，禅光尽染，离堆乌尤，绿舟东漂。宝塔高悬，峨眉俊俏，凤凰（1）昂首冲云霄。明月夜，听老箫（霄顶）战歌，心绪如潮。

“八一九”恨难消，发奋图强，誓建今朝。看高楼林立，霓光闪耀，高路高铁网结天桥。群心圆梦，倾力打造，旌旗猎猎迎风飘。今胜昔，绘嘉州长卷，意坚志豪。

【注：乐山城似俯卧在凤洲岛上的一只凤凰。】